

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今召开,数据显示去年沪上网游销售收入约564.6亿元

上海游戏产业自主研发渐具国际竞争优势

■本报记者 张祯希

上海又进入了一年一度的“游戏时间”。今天,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在沪召开。一天之后,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ChinaJoy)将于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

目前上海游戏产业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又展现出哪些新的发展趋势?在这场游戏嘉年华到来之际,不妨先对游戏产业的动态预热一番,而这些问题答案,都能在日前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发布的《2016上海游戏出版产业报告》中窥得一斑。

数据:海外销售额持续增长 意义:自主研发意识日益强烈

去年上海网络游戏海外销售收入约

为7.752亿美元,同比增长11.6%。与这个数据相对应的是,上海在游戏自主研发方面取得的成绩:2016年,上海自主研发网络游戏销售收入约为427.4亿元,约占国内自主研发网络游戏销售收入的36.1%,是全国自主研发游戏地区中的佼佼者。

对比两组数据便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上海的游戏自主研发优势已经逐渐转化为国际化的竞争优势。一位上海游戏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近年网络游戏市场竞争愈发激烈,“扬帆出海”成了保持国内游戏企业收入增长的重要选择。经过几年的发展,上海的游戏输出已经从当初比较粗犷的操作迈入精细化阶段,“集结出海”背后是日益提升的原创游戏品质与不断升级的海外运营发行能力。

上海自主研发的游戏《少年三国

志》曾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个东南亚国家的网络商城畅销榜中位列前十;更有不少“上海制造”顺利打入美国、日本等游戏强国,累计登顶超过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畅销榜。“一些游戏在做精做强内容之外,也不断拓展着产品的付费挖掘能力,这里面包括获取用户,在产品设计中满足用户需求,以及数值系统匹配的用心。”上海伽马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分析师王旭说。

数据:网游销售收入增速放缓 意义:从跑“量”提升为赛“质”

2016年,上海网络游戏销售收入约为564.6亿元,同比增长13.1%,连续多年保持正增长。但相较于前年

30%左右的增长率,去年上海网络游戏整体销售收入增长明显放缓。在业内人士看来,增速放缓是上海游戏产业迈向成熟的阶段性标志——首先,基数增长到较大规模,增速放缓是正常规律。更重要的是,这背后折射出坐享人口红利的“跑量”时代已然过去,精品化战略的意义被放大。

“在成功的游戏创业者的故事中往往都有这样一句话——你的成功不在于你现在做什么,而在于过去十年你做了什么。”在王旭看来,目前本土游戏市场中,经验、技术以及资源的积累已经成为检验一个游戏企业生命力的重要指标,而这背后呼唤的是从业者的“专注力”。

纵观去年的游戏市场,流量瞬间爆发又立马沉寂的“流星爆款”正在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具有用户黏性的

精品。而“黏”住用户的是作品在剧情编排、角色设计、世界观构架、配音、配乐、交互体验、宣传发售、用户推广等各个领域的均衡发展。

数据:移动游戏成主要增长动力 意义:垂直细分品类成竞争重点

去年上海移动游戏市场占有率约为35%,结合国内游戏市场的总体发展情况来看,2016年移动游戏已经成为国内游戏市场的主要增长动力。

移动平台的强势崛起映射的是当下中国年轻一代玩家“游戏习惯”的变迁。越来越多游戏人意识到,不少95后、00后玩家可能从没经历过长线、黏性极大的重度游戏时代,对他们来说游戏中的创新玩法与社交体验比“炫技”与“胜负心”更重要。

游戏行业也有“年轻焦虑症”,平台变化催生的新玩家与新期待,让垂直细分品类成为市场竞争热点,风格各异的游戏不断扩充着玩家的选择范围。二次元游戏便是一例,去年一款面向“看着动画片长大”的二次元用户的游戏,在激烈的游戏市场中脱颖而出,带动了上海移动游戏销售收入的增加。与一些游戏重玩法、轻剧情不同,二次元游戏更注重虚拟世界的“浸入感”,以及建立玩家对游戏角色的情感认同,因此在“文戏”上更下功夫,情感体验也更为丰富。

上海米哈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总裁刘伟本人就是一位二次元的爱好者。他向记者透露,公司从2011年开始就专注于二次元游戏,但是近年获得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年轻一代玩家的崛起。

建军90周年献礼片《建军大业》提档至27日,一批青年演员敬业出演引发关注

愿他们白衣胜雪的身影,终经得起黄沙百战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实习生 张涵月

日前,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献礼片《建军大业》在各地举行首映礼,并宣布提档至明天下午2点上映。令人关注的是,这部“轻装上阵,卸载概念”、可能是“交响狂飙”的主旋律大片,起用的几十名明星演员,不再是网上或被“追捧”或被“污名”的所谓“小鲜肉”,而是中国电影亟需的一代青年演员。

某位业内专业人士为这些青年演员直言:“一个没有青年的事业是没有前途的事业,中国电影不可能不给青年人留出上位空间。他们,或他们经纪人的种种不懂事都是暂时的、可校正的,可他们玉树临风、白衣胜雪的身影是中国电影需要的。岁月更迭,无论对他们怎么不满,他们必然接了我们的班,无法回避。那干脆不回避,让他们和我们并肩作战,谁说这不是一次茁壮成长的经历呢?”

毫无疑问,《建军大业》是部纪念人民军队、承载伟大意义的电影。那么,有幸参与其中的青年人,那些活跃在流量榜顶端的青葱身影,便如同背负光荣使命的战士。中国电影观众也希望——这次跟随电影重走建军路的经历,会是青年演员乃至他们身后庞大团队感受灵魂洗礼的过程。唯有脱胎换骨的淬炼,今日白衣胜雪的少年身影,才可能成为他日黄沙百战穿金甲的勇士,为中国电影不破楼兰终不还。

低片酬、下苦功,年轻人付出了该有的努力

朱亚文饰演周恩来,欧豪饰演叶挺,李易峰饰演何长工,刘昊然饰演粟裕,张艺兴饰演卢德铭……当这样一份演员表刚披露时,外界的震动可想而知。即便影片监制黄建新,第一反应也是“懵”。作为“建国三部曲”前两部的联合导演,黄建新听到过观众对于《建国大业》的肯定,自然也明白他们在《建党伟业》里起用当时的年轻人有多么大胆。但相比《建党伟业》中的刘烨、陈坤、张震、李晨等人,《建军大业》选来的青年演员不仅年岁更小,他们此前遭遇的演技质疑也更多。

导演刘伟强用一句话说服了黄建新:“青春是无法表演的。”

1927年南昌起义那会儿,周恩来29岁,叶挺30岁,何长工27岁,卢德铭22岁,粟裕未满20岁。毛泽东稍微年长一些,也还不到34岁。片中主要角色在那段历史中的平均年龄为29岁,比演员的平均实际年龄还小了2岁。用今日的风华正茂去演绎90年前那波壮阔的青春,是重任,也是信任。

黄建新说,从前期拍摄来看,年轻人付出了该有的努力。没有人要片酬,大家得到的仅仅是象征性的生活补贴;也没有人要求特殊照顾,全剧组五六十个知名演员与导演组共用五辆休息车。电影开拍前,片方特地组织这些年轻演员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训练场上军训。刘伟强说:“那几天气温有三十八九摄氏度,他们就在太阳底下晒着,骑马、打枪、匍匐前进等等一项项训练过来,无人叫苦。有两个人中暑,但没有一个退出。在拍摄几场



朱亚文在《建军大业》中饰演周恩来。



张艺兴在《建军大业》中饰演卢德铭。



刘昊然在《建军大业》中饰演粟裕。

快评

回归本真,是青年该有的上阵模样

王彦

所谓“流量明星”等标签不是凭空而降的,他们走红的基础,源于一个行业向娱乐化的浅薄倾斜。这一趋势造成的后果,已逐渐显现——眼下的电影暑期档,票房大盘与2016年、2015年同期相去甚远。个人的过分娱乐,透支了观众对于中国电影的信心。

事实上,青年演员的人生,是持

续选择所得结果的显现。欢笑和眼泪,奋斗或懈怠,都作数。一个行业的向阳生长,则是业内所有人合力而为的反映,踏实和取巧,尊重或轻慢,也都会雁过留痕。

或许,对于《建军大业》这样一部主旋律大片,将重任托付于新生代演员,是创作思维上的突破。但对于中国新生代演员来说,低片酬、下苦功,

不过是回归本真,是青年该有的上阵模样。

当电影镜头重返历史现场,“燃”在片里片外的青春势头,“燃”在革命先辈对信仰的坚持,更应当“燃”在青年演员对自身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正如同影片里引用《离骚》的那一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生活,这应该是青年演员奋力摆脱“小鲜肉”之名的必由之路。

对这批新生代来说,《建军大业》的拍摄过程可视为他们职业态度的一部教科书。因为明白这部电影意义非凡,片中多数年轻人一个确乎尽力而为。有些是尽力在心理上向那个苦难而光荣的岁月靠近,有些是尽力在身体上挑战自己不曾尝试的磨砺。哪怕还有些只是尽力收敛自己的“帅”,牺牲一些颜值,也多少少证明:所谓“小鲜肉”并非一成不变,在某些特定场景里,偶像派也可化身白衣胜雪的励志少年。关键在于,演员自身信奉什么,行业的风气又是什么。

重头戏时,马天宇带着伤穿越在爆破点密集的片场;刘昊然有个“于炮火中跃起劈杀”的高难度动作是在35℃的高温下练成的。饰演朱德的黄志忠在片里属于前辈,同白宇、李现等人经历三河坝这场戏的拍摄后,他认可了后生们的刻苦,“这帮年轻演员天天有人摔倒、摔伤,但没人在意,爬起来忍着伤痛接着演”。

不贰过、不怀居,正名尚需整个行业的合力

越来越多人希望看到这样的事实:中国青年演员努力地成熟起来,为新生代摆脱质疑,直到随着时间推移接班中国电影。有人提出,“不贰过、不怀居”,不犯相同的错误,不留恋安逸的



《西游》依托舞蹈语汇表现玄奘的传奇人生。(闲舞者剧场供图)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推出“九月古风季” 无限意蕴的中国故事对话现代舞步

■本报见习记者 姜方

《雷雨》中“喝药”的繁漪,毕飞宇同名小说中的青衣,《西游》里的玄奘,《幻茶谜经》里的茶文化,当拥有无限意蕴的中国故事遇见现代舞步,将会缔造出怎样的张力?

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推出的“九月古风季”中,周莉亚、王亚彬、赵小棠以及赵梁这四位中国当代舞坛的领航者,带来各自编导的作品《Yào》《青衣》《西游》和《幻茶谜经》。

由周莉亚编导的舞蹈剧《Yào》,灵感来源于《雷雨》中周朴园端给繁漪的一碗药汤,并围绕“喝药”展开故事,试图以繁漪之眼剖析人性的复杂,审视当时的家庭和社会。作品实现了舞蹈、话剧、戏曲三者的结合,以肢体宣泄情感,以台词直抒胸臆,以戏曲中的程式展现对节奏和结构的把控。在舞美上,《Yào》呈现出简约而抽象的效果:白色的帘幕环绕在圆形的舞台四周,将台上的人困在这个庞大的药汤中。圆形的舞台表达了一种“无限”的概念,也可视为戏曲中“一桌二椅”式的虚拟表现形式。

秉持极简主义美学风格的舞剧《青衣》,根据当代作家毕飞宇同名小说改编,由王亚彬出任编导及主演。“青衣”筱燕秋曾因饰演《奔月》红极一

时,却在其最黄金的年代被逐出舞台。过了多年平凡落寞生活的她也渴望再次奔月,重拾风华,然而命运弄人,在梦想几近成真之际进退失据,最终黯然收场。作品以“戏中戏”的方式把“手眼身法步”等京剧元素及中国古典舞的独特魅力融入其中。

《西游》取材自《大唐西域记》,是闲舞者剧场“肥瘦瘦宋系列”中的作品之一。舞台上的主人公玄奘将重走“玄奘之路”,出玉门关途经龟兹到达北印度,谱写出一段生命史诗。主创希望依托舞蹈语汇表现玄奘的传奇人生,并用现代人的视角去表达对历史的省思。编导赵小棠旨在向观众传递信仰的力量,与为梦想永不言弃的执着与坚定。

“九月古风季”的收官之作是赵梁编导的舞蹈剧《幻茶谜经》。这部作品的灵感来源于法门寺出土的一套文物——唐僖宗李儇的精美茶具,并以茶为线索,演绎一个亦真亦幻的故事。作品以舞蹈语言表现主人公心动、伪装、煎熬或恍然的心路历程,并通过奇美的音乐与灯光让观众感受大唐风韵。

除舞蹈演出外,将在八月下旬开启的“九月古风季剧场开放日”活动中,四位编导将陆续与观众面对面分享舞蹈创作时的感触。《西游》还将通过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官方微信号招募群舞。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上接第一版)

“人民军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支柱。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国家的安宁。”走出展厅,不少观众感叹,参观完这两个展览,如同回顾了一部简要的建军史,“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这样一种精神,让观众感触良多。

美术作品展共展出了从陆、海、空三军以及火箭军、武警部队等单位和个人征集到的90幅大型绘画作品,它们无声地传颂着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90个动人故事,挺进纵队在四面包围并发动进攻,挺进纵队在苏皖支队增援下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徐纯中介绍,画面中拿机关枪的战士便是他的伯父、新四军某营营长徐世良,在这场战役中,他胸口中了四颗子弹而牺牲。“我从没见过伯父,他没有子女,我被过继给他。作为烈士家属,我每个月会领到一笔抚恤金,想到这是伯父和革命先辈们用牺牲生命换来的,都会忍不住流泪。”徐纯中说:“我继承的不能只有名利,更要传承先辈的信仰。我有义务,通过自己擅长

的作画,来给中国年轻的一代传播更多正能量。”

著名画家汪观清今年已87岁高龄,他从上世纪60年代便开始进行革命题材的美术作品创作,作品《红日》《雷锋》《周恩来同志在长征路上》《南京路上好八连》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军旅人。“我和部队有缘,29岁就开始画长征,后来画了很多连环画,在长征路上也走了三次。”此次,汪观清不仅为展览亲笔绘制了画作《向雷锋同志学习》,还组织上海市文史馆馆员积极参与,为展览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画中雷锋的神态活灵活现,这是我见过的画雷锋画得最好的一幅。”现场有观众称赞道。此外,上海刚泰艺术馆还将馆藏的一组长征系列油画和组雕《井冈山星火》无偿出借给展览展出。

与美术作品展同时揭幕的“文韬武略·功垂千秋”——开国将帅诗词书法作品展上,展出了150幅由多位将军书法家创作的书法作品。这些作品的内容,源自众多开国将帅创作的诗词。“拒腐蚀,永不沾”“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作品在今天仍然具有时代意义。

全国政协常委董世平上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董云虎等出席了昨天的开幕式。